

【活色生香】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

## 陈建斌“掉书袋”

最近，陈建斌与梅婷主演的《不惑之旅》被吐槽成中年人的玛丽苏爱情故事，评价不高。但观众还是给了魔幻地随着看，就因为陈建斌在剧里不断“掉书袋”！

陈建斌在生活中就是个爱写诗的人，当年追蒋勤勤都靠自己的诗情最终打动美人芳心。他的才华有目共睹，2018年更是凭《军中乐园》和《一个勺子》大获金马三奖，尽出风头。今年初的电影《第十一回》口碑极好，让观众再次深深折服到这位中年大叔的戏剧才华。这次在《不惑之旅》中演的书商马老板，虽被大家认为也逃不脱油腻的中年大叔气，感情线缺乏新意，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地追剧，乐趣就集中在看他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 苏炳添热搜现象

苏炳添又一次见证了“苏神”的影响力。这个热搜一开始有点让人莫名其妙，苏炳添怎么官宣金牌了”。后来才知道是“苏神”卖了个关子，这不是奥运奖牌，而是他的一个新代言。奖牌之“梗”，以及随之而来的热议形成的热搜，既体现了苏炳添如日中天的影响，也显示出这个“风一样的男子”与粉丝和网民的亲密社交关系——“梗”是关系亲密的人才能玩的，才会产生“无缘无故互望一眼就笑了”的默契效果。缺乏这种公众亲密度和形象美誉度，玩梗是很容易玩砸、玩翻车的。

又上热搜，之所以说“又”，是因为苏炳添似乎已成热搜常客，贡献了很多热议的话题。比如前段时间的“983大学”，这又是一个梗。他在东京奥运上跑出9秒83的成绩，他是暨南大学的副教授，暨大今年正好115年校庆。苏炳添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时说，很高兴让母校成为独一无二的“983大学”。名校有很多，但这所拥有983记录的大学却是唯一，983的“梗”充满神之自信啊。

这不是普通的明星上热搜，而是一种热搜现象，苏炳添热搜现象，体现着一种舆论和社会在偶像审美上的微妙变化。过去以娱乐明星为中心、娱乐话题创造流量的热搜景象，在悄然发生转向，更多向体育明星和文化名流倾斜。娱乐明星不像以前那样吃香了，纯粹靠流量成名的人将风光不再。流量超过实力，实力配不上热度，会很快被公众抛弃，年轻人似乎更青睐那些拥有精神象征和价值内涵的偶像。你得有某种实力和精神滋养着公众，让公众汲取到向上的力量，公众才会不断热捧你，用热点滋养你。苏炳添的热度中，包含着这种深沉的偶像审美变化。

苏炳添和流量不那么好收割了，种种乱象和丑闻让某些“流量明星”穷形尽相后，人们已经越来越厌恶那些“实力撑不起流量”的花架子明星了。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西西弗神话与担雪填井

希腊神话的建立者西西弗(Sisyphus)因触犯了众神而受到惩罚：他被要求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次未推到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西西弗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西西弗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

1942年法国作家加缪完成了他的著名散文《西西弗神话》，他将西西弗视为人类生活荒谬性的人格化，但是加缪得出的结论是：“这块巨石上的每一个颗粒，这黑夜笼罩的高山上的一颗砂砾对西西弗一人都是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

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国清普绍禅师偈曰：“凌云悟桃花，玄沙傍不肯，多少痴福和，担雪去填井。今春花又发，此意谁能领？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风静。”禅宗公案中所说的“担雪填井”同样是白费力气，做无用之功的比喻。加缪给了西西弗神话一个崇高的道德意义，而普绍偈也给了我们一个审美的意境。

【横眉热对】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 董其昌的心胸

董其昌“朝隐”成功，左右逢源，位极人臣，一生荣华富贵，古往今来少有。他的高位是在天启年间获得，原因当然是曾经做过天启皇帝的老爸、只做了一个月就“崩”了的泰康皇帝的师傅。

天启当政时，心思都在木工活上，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贵为皇上却以工匠自居的奇特皇帝。太监魏忠贤照顾工匠皇帝甚好，所以天下都几乎成为姓魏的了。其时阉党和东

林党形同水火，彼此不容，“东林六君子”中的杨涟、左光斗，给魏党关进大牢，受尽折磨。用刑过程，史书记载了下来，可谓字字血泪，无法卒读。

崇祯一上来，第一时间收拾魏党，斩尽杀绝，大快人心。董其昌见容于魏党，平安无事，和奸人阮大铖关系甚好；东林党人似乎也颇买他的账，竟相以拥有其书画为荣。其中关系，令人生疑。清除魏党时他丝毫不损，东林党人也从来不攻击他，最终安然退休，终老故里。我想，如果没有非常心胸，容大千世界，怎能混得如此成功！

不过，董其昌的理想是在书画上，要超越古人，雄视天下。历代名家多不在他眼中，只有元初赵孟頫是他的对手。为此，他没少花功夫研究赵字。不过，董在表现上又常常回避这一点，对赵之成就轻描淡写。甚至，为显示他的态度，特意把赵从“元四家”中剔除，改为布衣吴历，组成董版“元四家”。此事可证董之心胸，不过耳耳！

## 老大南瓜

□图/文 徐曙光

秋冬时节，浙江开化县村头镇大黄山村。村民徐善富种植的南瓜喜获丰收，屋外堆放着200多只老南瓜，这些南瓜平均每只都有十几斤重，最大的一只有30多斤重。

村民们种植的南瓜都在云雾缭绕的高山上，味道好，在市场上十分畅销。

●随手拍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 “罐装屁”和“素丸”

最近，曾经参加节目“到美国结婚去”而名噪四方的网红斯蒂芬妮(Stephanie Matto)，“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在网上透露：她把“屁”装在放了花瓣的玻璃罐里，通过网络出售，每罐售价500美元(折合人民币3185元)；结果呢，订单纷至沓来，在短短两天内，她放了97个屁，而这批“罐装屁”也为她赚了将近5万美元。她还言之凿凿地表示：为了确保屁的品质，她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以豆类、酸奶和鸡蛋为主，因而封存着的屁味更显香浓，也更有持久性。她还得意洋洋地指出，她的“罐装屁”之所以如此畅销，是因为她身材火辣而个性又好。

哎，真是屁话连篇啊！“罐装屁”之所以能够“投入生产”，只因为有相应的市场；而在市场里，又有着许多易于且乐于被糊弄的人。

去年年尾，日本百年点心老店“井村屋”，经长时间研究，慎重地推出了一款新产品“素丸”，1盒6个，售价1080元(折合人民币55元)。

价昂的“素丸”一经推出，便成了人气商品。日本媒体大肆宣传，指出这是店家“颠覆常识的创意构思”。

哎哟，这样的报道，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啊！所谓的“素丸”(无馅包子)，不就是中国从三国时代便流传至今的馒头吗？我们世世代代都以它为日常餐食啊，何奇之有？

有些人之所以能够任意妄为，只因为有相应的市场；而市场里，又有许多相信“皇帝穿新衣”的人。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 暮年真相

唐颖的短篇《余生》，采用第二人称“你”。小说开端，“你”陷入了恐慌和焦灼，预备第一次带妈妈去泰国旅游，航班就要起飞，自己却站在没有街名没有商店也没有楼房的荒凉的街上，找不到出租车……原来是一场梦，醒来的“你”却要面对残酷的真实：母亲因为吸入性肺炎插了鼻饲的管子，是“终生”鼻饲，还是拔了管子重新喂食，恢复母亲唯一尚存的味觉，跟余生抢快乐？母亲一直喜欢红烧肉的味道，即使吃食物的糊糊，也会喜欢肉，喜欢甜甜的蜂蜜。那个有漂亮的母亲移动着的往昔的身影，在“你”的脑海里，不断被各种细节触发，不断导向对衰老、病痛、死亡、生命意义……所有的指向，几乎都是坚硬的真相，是现实。

小说里“你”和哥哥，关于母亲，充满各种对立的意见。父亲离世后，那个一向注重打扮秀气的母亲，逐渐开始从各方面“放弃”并坚决去了养老院，在养老院里加速衰老，某一天开始认不出“你”。当“你”拿出手机里更年轻的照片时，母亲笑笑说，她是我家小妹。那一刻，母亲看了“你”好久，终于认出了“你”，说：“头发太乱了，去烫一下，我给你钱，六块钱够吗？”

母亲的时间，返回了八十年代。每一次，在嘈杂的大病房里面对管子缠身的无法交流的母亲时，“你”会想“她已经不是我妈妈”，随后，这似乎触碰了道德底线的嘀咕就被赶紧撤回。而小说里的“你”，以往在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向母亲倾诉，这一次，“你”很想问同一母亲，到底将如何选择？可是，“你”仿佛再一次从梦里醒来，母亲看着你的眼光像看着虚无，灵魂已经先于肉体远去。

唐颖在创作谈里说到朱利安·巴恩斯有一本写人生暮年真相的短篇小说集《柠檬桌子》，他写道：“一扇门打开了，你还没有来得及走进去它就关上了。人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就像用红蜡纸标记过的木材被带着细长杆的工人扔回湍急的流水中一样。”

2021年12月12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美编 张江/校对 李红雨

## 明清之际岭南的雄奇诗风是怎样铸成的？

□吴承学

真实地反映了易代之际岭南的政治变幻、诗坛状况和汉族遗民文人在鼎革之际的复杂心态，具有丰富的文本意义



柳宗元认为“岭南无人”？

明代以来，岭南人开始产生一种比较强烈的乡邦文化意识。靖康中期，邱濬在为岭南先贤余靖《武溪集》所写的序中说：“予尝怪柳子厚谓岭南山川之气，独钟于物，不钟于人。”他对此语耿耿于

怀，觉得柳宗元认为岭南的山川神秀之气，只聚集在物产，而不及于人，颇有岭南无人之意。然后他列举了唐代的张九龄与宋代的余靖两位岭南所出的名人，予以辩驳。

其实，柳宗元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在《送诗人廖有方序》中提到交州出产许多珍宝，物产奇怪，草木也和外地不同。然后感慨说：“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纷葩瑰丽，而罕钟乎人。”交州大概在现在越南河内境内，距离岭南很远，而柳宗元也没有说交州的神秀之气“不钟于人”，而是说“罕钟乎人”，用词极有分寸。从写作修辞的角度，柳宗元“罕钟乎人”之意，只是为了揄扬交州诗人廖有方人才之可贵而已。总之，柳宗元所评论的对象，和岭南没有丝毫纠葛，他绝没有贬低岭南人才之意。以邱濬之博学，必不会误解柳宗元的话，他也不过借此话题，以表达对岭南文化的自信。而这种“自信”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认同焦虑，就是担心岭南文化受到其它地域文化的遮蔽与轻视。

这也难怪，因为在中国文化版图中，明代以前岭南的确比较落后偏远，尤其五岭之障，造成与文化中心地域某种程度的疏离甚至隔绝。好在流放于此地的历代名人，如韩愈、苏轼等诸多大家，使“潮州”“惠州”“海南”等这些地方广为海内外所熟知。明代以后，岭南文

化有比较明显的发展，遗存至今的文献，也是明代以后才大增。邱濬所表达的，正是当时一种逐渐自觉的岭南文化意识。

## 与中原、江南相提并论的雄奇诗风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海内外众多文人志士向往、聚集和关注之地。十八年间，永历政权辗转于岭南、西南两地。作为反清复明的重要阵地，岭南地区聚集了大批的遗民诗人。他们亲历易代的沧桑巨变，其思想在悲怆与反思中淬炼，其情感在苦闷与伤痛中煎熬，其诗歌投注天地正气。当时，许多岭南诗人是抗清斗争的参与者或目击者，很多诗人多次出外游历，与岭外诗人建立深厚的联系，他们以岭南之雄直，吸收中原之厚重、秦晋之坚韧、江浙之灵动、湘鄂之激烈，广取博采，熔铸出与中原、江南相提并论的雄奇诗风。

深入分析岭南诗坛繁盛之原因，考察明清之际诗坛新格局的动态变迁，无疑也具有文学史上的学术意义。李婵娟教授的《明清之际岭南诗坛研究》一书，全书内容丰富，我略谈读我的阅读体会。

这本书重点研究明清之际三个岭南诗人集群，即“南园十二子”“西园诗社”“北田五子”。对诗人

集群的成员组成、活动时间、生平交游、诗歌创作及地位影响进行考述。其中，对“西园诗社”遗民诗群研究最值得注意。清初顺、康年间活动于广东的“西园诗社”，由岭南著名诗人屈大均创立，前后存续近五十年。以往对其记载较为简略琐碎，且多矛盾错讹，影响了对其真切面貌及确切地位的认识。这本书以较为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结合诗社成员的生平、作品，就诗社的成立缘起、创立和存续时间、活动开展等情况进行考察，同时对一些此前不确切的说法进行了辨析考订，还原诗社概貌和成员面目，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史料支撑。

这本书对岭南学者的乡邦意识与明末清初岭南地域诗学观的建构，也有很好的论述。在所有地域文化中，乡邦意识具有普遍性。岭南人的乡邦意识当然不始于明代，但明代以来更为强烈、更为自觉，这和岭南的创作和自我认同关系密切。岭南诗人集群的形成和岭南诗风的成熟，预示着以地域为特色的诗歌时代的到来。透过明清之际的岭南诗坛，可以清楚地看到乡邦意识在地域诗学观建构中的影响及表现。

总之，《明清之际岭南诗坛研究》在明清易代的历史时空和社会文化大视野下，对岭南诗坛进行整体的考察，力求真实、深入地呈现这一时期岭南诗人的心灵史，展示岭南诗坛崛起、繁兴的过程，探讨岭南诗坛与中原、江浙诗坛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揭示明清之际岭南诗坛风尚变迁及在诗史演进历程中的意义。可以说，这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较大地推进和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 明清之际岭南诗坛的独特光彩

在诗人研究方面，这本书对陈子升的研究最有新意。陈子升是明末“南园十二子”之一，与王鸣雷、伍瑞隆并称“粤东三家”；又与陈恭尹、梁佩兰、程可则、王邦畿、王鸣雷、伍瑞隆并称为“粤东七子”。他的《中洲草堂遗集》真实地反映了易代之

气。医院、医护都是病人的一束光，而更多时候，自救和选择生存，不放弃自己，更是一道耀眼的光。

这部作品引导人更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以宽广的视角对精神疾病的生理、病理、心理及社会因素进行深入思考，展现了一个有关精神病患者的另类世界。她用深入第一现场零距离的创作方法，以史料纪实与病理档案相结合的写作方法，痛并感受着这个沉默而边缘的群体的忧欢苦乐，揭开笼罩其上的误解与偏见。她笔下的世界，大多数人一生无法抵达，因而呈现的价值尤其可贵。

为治疗抑郁症，也为了解心理患者这个特殊群体真实状态，李兰

妮选择住进精神病院，她先后辗转南北两所业界著名的精神病院——广州惠爱医院和北大六院住院治疗。作者一方面描述了自己的求医住院经历，如何与世俗观念、疾病作斗争，通过求医过程中身体、心理的变化，展现一个心理疾病患者饱受折磨又不甘放弃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书中又用大量篇幅描述了病友及其亲人、医护的生存现状。作者对病人的苦痛和生活状态的描述，深刻精到，令人心动。

李兰妮以亲身经历写出这部作品，显示了身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烈的悲悯情怀和人文关怀令其具有超越文学的社会价值。

您还记得《西行漫记》封面的小号手？

## 样本虽微 价值必巨

□李宜航

您还记得《西行漫记》封面的小号手？

多么生动的画面啊——一位英姿勃勃、标格磊落的红军战士，头戴八角帽，腰间挎手枪，右手持军号，迎着朝阳吹响……向上、不屈之声浩荡，奋发、雄拔之气升腾。这幅名为《抗战之声》的照片，在岁月淘洗中定格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那个蹲房发的小号手，一直不矜不伐。直到照片刊发六十年后，才得以解密：他叫谢立全，开国将军。

这个小号手谢立全，多年在广东襄助军力，率部同日军进行了140多次的战斗。期间，还曾在有“西江小延安”之称的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横戈跃马、我武惟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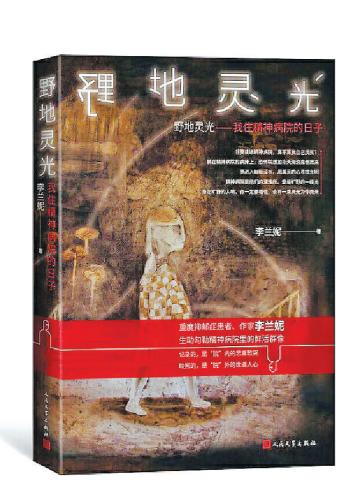
史料：抗战期间，谢立全住在“柴昌堂”。这里算得上是铜围铁马继绳绳：始建于晚清，青砖瓦木结构，三层高，占地面

积225平方米。外观有森严之威，内察具备战之实，顶层设小炮楼，拐角隐藏枪眼，书房有秘密通道。一有风声，可战、可守、可退。

柴昌堂其实是一座私宅——余渭泉同志故居。余渭泉，中共云浮县首任特别支部书记。就是他，拉开了当地革命的觉醒大幕，被誉为“粤中余则成”。从1938年余渭泉参加革命开始，柴昌堂就一步步“赤化”为当地党组织成长的策源地。先是作为中共云浮县组织的秘密指挥机关、活动基地和联络中心，抗日四乡联防办事处、中共云北区委在此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中区临时特委在此办公……共计留下120多名革命人士的热血传奇！

以都杨镇、云安区作为地方党史的一个观察样本，云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不辞繁难，精心梳理了300多页的权威资料；采编团队特别执笔的林洪浩同志，一条村一条村奔波，一个字一个字核校，掌握了大量翔实的一手材料。这些，都较好地保证了《红色云安颂》的品质、品格和品位。

见微知著，《红色云安颂》试图更具体地回答历史与人民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又何以薪火相传？真切验证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七十多年前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的感言——“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如是，这样本虽微，其价值必巨。



这是建立在个人亲历和个人体验基础上的纪实作品，也是一部疾病患者以自己为实验对象进行个体实验的科学日志

□刘玉琴

李兰妮这本《野地灵光》是关于精神疾病的专著，题材很独特的书，超出我以往